焦氏四書講錄

孟子曰盡其心者章

此章晦庵子分作知行將文且依他說一條是知以造其理三條是行以踐其事三條是知行各造其極

人之所以爲人者心也心統乎性性命於天性是仁義礼智天是元亨利貞仁禮即元亨之理義智即利貞之理盡者知之盡也盡得心之發與敬是知得仁禮之性知得仁禮之性便知得天之元亨盡得心之宜與別是知得義智之性知得義智之性便知得天之利貞

心性不是兩箇性即心所具之理存養亦不是兩事存其心即所以養其性說存心又說養性者只因上面有知性字故

又綴箇養性字在此心既盡了又存之使其所盡者不至於有失性既知了又養之使其所知者不至於有害心性皆天之命我皆也存之養之使是事天之事矣

壽夭生死皆以之動心使思量歲月無幾光陰有限只管怠惰放非太了性能不以此動心而脩身以俟之存心養性者直到死而後已一息尚存也不容少懈則天命之理終究全然立於我矣

陽明子曰盡心以盡心知性知天為知之事存心養性事天為行之事殀壽不貳脩身以俟為知行之極鄙人之見則反是矣盡心知性知天者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心養性事天者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者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蓋盡其心者心之全體大用無不盡而天地

萬物爲一體也盡者竭盡而無遺乃知行之盡頭極致處能盡其心是能盡其性矣中庸云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又云知天地之化育正知性知天之謂矣惟聖人後能得故曰此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其心者猶未能盡其心須是加存之之功必存之旣久不待存而自無不存然後可以爲盡事天者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尚與天爲二不若知天者如知府知縣一般知府便一府之事皆已事知縣便一縣之事皆已事知天便天地之事皆已事而與天爲一矣故曰此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至於殀壽不貳則與存其心者又有間矣存其心者雖未能盡其心而心已一於爲善殀壽不貳之人則是猶以殀壽貳其心苟爲善之心猶未能一也存之尚

有所未得而何盡之可云乎今且不以殀壽貳其心只一心於爲善而修身以俟天命是其平日尚未知有天命而今始俟之也又不若此章所謂雖與天爲二而天命之所在則已真知而盡之矣非物格知至立命之人乎立是創立之立凡云立者皆昔未嘗有而今始立之之謂也故曰此因知勉行學者之事也若以此爲知行之極處則是盡者反不爲盡而未盡者卻反爲盡矣此果足以盡聖人之事而爲天道之極致哉

孟子曰莫非命也章

上章命字命是理此章命兼氣數從多氣數與理亦非兩項氣數即理之流行處也○死生禍福莫非命人只要順受其正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是順受其正之謂盡所謂正命者何

也蓋其道而死者正命也若桎梏而死者則非正命矣○盡其道者雖或死於桎梏亦是無妄之災亦謂之正命也○不盡其道者雖不死於桎梏亦是偷生苟免亦謂之非正命也○要之桎梏而死巖牆而死亦命也此不歸之正命者何哉教戒之意云耳

孟子曰求則得之章

人之不求在我者多是爲在外者所誘却不知在外者求之無益在我者求之有益○要爲無益之求不若爲有益之求也○在我者是仁義禮智在外者是富貴利達純陽子曰人世風燈草頭珠露又曰石中迸火水上浮漚波波劫劫有甚來由思及於此則亦何苦舍我而徇外求無益而不求有益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章

此章首條言天理之本然天理即是仁萬物皆備於我者仁也二條言反身而誠仁者之事也三條言強恕而行求仁者

萬物皆備於我我是吾人之通詞非孟子之自我也大大小小萬有不齊者其理皆我性分之所固有其事皆我職分之所當為無一而不爾之於我故曰皆備於我矣

聖人中心安仁反身而誠是萬物之備於我者安而行之實實落落無一之不盡也此則盛德大業天順大化我與天地而同流天下之樂信無以加於此故曰樂莫大焉

仁者反身而誠其有未誠者是為私意所隔而不知萬物之備於我也如事父未能孝事君未能忠只為私意隔了而不知君臣父子之爾於我由是以我為君父欲臣子之忠孝者

度君父之心亦欲我之忠孝便去了那私意以忠孝而事君父則君臣父子之屬於我者不忒而近於忠孝之誠者無推之事事莫不如此故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此章與孔門論仁之旨同箇意思萬物皆備於我即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也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即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蓋人誠知萬物於我本為一體自然便有欲立與立欲達與達之心了得與立與達之心方是能全萬物皆備之體此孔孟許大學問所以與聞天地流行古今生生而不息者也充拓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阜蕃充拓不去則天地閉塞人物否隔今人只是充拓不去耳故能近取譬强恕而

行聖賢分明亦知得學者不能頂門一鍼扶起揮發日救之

勉強着强恕二字是發狠着力回頭轉念定要從此充拓夫

也如吾欲愛身人亦愛其身則不敢逞暴怒以拂人之性吾

欲愛家人々亦愛其家則不敢縱貪婪以專人々之利在家便愛

一家在國便愛一國以及於天下時時此念頭事事此行恕

勉强既久工夫既深雖收性論心之人亦必消減分數胸次

開平々々之私意不容而天理自復柔萬物皆備之體方是能

全天地萬物一體之仁方是能盡人皆可以為堯舜者正在此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章

此是提醒世上的好人除却不好的人不說不行不習便是

下好的人々行了習了已是箇好人々但不著不察亦只是箇鶻

矣的好人不得謂之知道聖門自顏曾諸子外行而習者有之著而察者亦能有幾也後世若張黃諸葛韓范富歐司馬諸公之類雖是德業名世然謂之知道亦未也陽明子云諸公卻是天資之美暗合於道雖亦各自有其學而違道不遠但未聞聖人之學而知吾道之妙是以汎濫於多岐疑迷於影響或合或離而不純若知得道時便是聖人便是伊傅周召矣誠者以諸公為行不著習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者亦未為過論也夫不好的人不知亦不足怪了好人卻也不知真箇是可怪真箇是可惜此全是提醒好人的意思然則欲知吾道之妙者如何亦惟學聖人之學而已矣聖人之學致良知是也良知即是道致良知即是知道若為察焉者此之

謂也若乃察發為世俗之學蔽於沿習之陋狃於聞見之狹自以為著察而卒歸於昏昏者則亦豈可謂之知道哉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恥者羞惡之本心夫人終身之無恥只由於一恥之力故曰不可以無恥

孟子曰恥之於人章

恥字難倒子說得好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試看聖賢那箇是無恥的人做得禽獸那箇是有恥的人到此一無恥了便不恤面目不仁不智無禮無義百般醜惡無一不幹出來非禽獸而何夫人之所以為人者無論為聖賢只成箇人的面目不到為禽獸亦全在有恥耳故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已是可恥彼乃自以為得計而無所

用恥則即此不恥之一患○不若人了更有甚事若得人蓋恥使知改不恥便不改而終於此矣○問無恥的事不可勝數此何以只說機變之巧曰別樣無恥的事人都知得可恥却不知機變之巧尤可恥也○以不恥者揭出來說無恥正要人充類至義之盡如以言餂不言餂爲穿窬之類一般餂者可即謂之穿窬乎責備之意嚴矣

孟子曰古之賢王章

此是傷今思古之意賢王好人之善而忘己之勢賢士樂己之善而忘人之勢好善忘勢就心說致敬盡禮即其事也樂道忘勢亦就心說不得見不得臣即其事也然此皆古之賢王賢士如此而今則無此士矣即有此士而亦無此王

矣○王公不致敬盡禮使不得見不得臣賢士亦不是要自
傳太甚君若不如是則不足與有爲而枉已求見亦未有能
直人者也衒玉求售誰肯償以連城之價哉

孟子謂宋句踐曰二節

當時遊說者往往以人之知不知爲榮辱爲悲喜而德義之
風掃地孟子所以把遊說之道語句踐云說之而人聽是人
知之雖由此而達也亦於我何加焉囂囂然不以之而爲喜
說之而人不從是人不知之雖由此而窮也亦於我何損焉
囂囂然不以之而爲悲此之謂遊說之道○囂囂二字是個
最自在大受用的方法彼勞心費力俛首於七雄之間者亦
何苦爲是也把這個方法喚醒遊說之士一則是成就人才

一則是潛消國禍聖賢化工之妙如此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尊德樂義二句只汎論其理下文総就士身上說理一也當於渾厚持重處謂之德於其剛毅方正處謂之義德即義之得於心者義即德之見於事者尊其德則自有其尊不必富貴功名而後尊樂其義則自有其樂不必富貴功名而後樂故人之知不知皆不以之爲悲喜而可囂囂然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士窮不失義是尊德樂義而守之於己也達不離道是尊德樂義而推之於人也彼權謀術數富國強兵之類要皆其所不爲者矣

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上既尊德而樂義則其窮也為不失己人不知亦囂囂者此矣其達也為不失民人知之亦囂囂者此矣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一節

此又引古人以證上文之說得志則以德象之澤而加之於民不得志則以德義之脩者而見之於世夫不得志而有以見之於世是窮能獨善其身也非窮而不失己者乎得志而有以加之於民是達能兼善天下也非達而不失民望者乎

○獨善兼善把兩箇善字說出來見得其窮其達無往而不善也既無往而不善則亦無往而不囂囂矣遊說之道何以喻此哉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章

自古作人之盛雖有文王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又曰豈

豪君子豈不作人是也故曰待文王而後興○此章意思最警醒人人若不自興起便是凡民不是豪傑是何人也我不以之而自待凡民何人也我卻以之而自居具可愧矣可憤矣而興起自不容已矣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

韓魏是晉卿之家若可滿者乃不自滿而視之欿然全無驕侈之意此等人勢利紛華都動他不得識趣之高迥出風塵之表庶幾心體明淨而無私欲之累者即此便可濟天然爲累心於口過人遠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

佚道生道須看兩箇道字道者天理也佚道之使生道之殺皆不傷天理者民心皆有箇天理自家明白又何怨焉○使

民不是排殺乘於濟兵莊國之役事殺 民不止去惡除害居 用民於戰陳刑罰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皥皥如也

此示人以王霸之辨要人尊王黜霸也霸者有心於民感故

非民感之而驩虞王者無心於民感故其民忘之而皥皥湯

之感以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伸皥之謂也憧憧往來朋

從爾思則驩虞之謂矣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此承從在王民不從王者殺之利之殺之之如何不怨者只

知得自巳有罪不知其殺之者也不庸者只以為自巳之利

不知其利之者也不知為之者只以為自巳之遷善不知其

殺之者也若以私怒而殺之誰不怨人人而利之誰不德人

人而教之又誰不知爲之神耶

夫君子所過者化節

上文不怨不庸不知己是過化存神此則因而贊王道之大也過化存神不是兩項事段段所過處民皆化之而不見其迹是過化處政教將心要所存處神妙而莫知其然是存神舊說以存神爲德過化爲業不過總是王者之業其本則是德也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天以神化流於上地以神化流於下王者以神化流於其中是與之同運而並行民以此皆之如天待之如地而皥皥焉矣○此章論王者之治可爲極盛矣然而王者亦不自知其盛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治安則亂後世之將後則危亡立至王者敢自以爲盛乎制治於未

亂紛雜然未定神之存者如此乎常神化之過者如此乎常
代其所從常有其盛也故贊其大者曰天地同流矣而贊其
久者亦以曰配天配地無疆哉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章

此係兩段有仁言仁聲善政善教四者俱不可廢但仁言不
如仁聲善政不如善教人君須以仁聲善教爲主而以仁言
善政輔之孟子之意亦不是要廢了仁言與善政程子曰聖
王爲治政教也不偏廢脩政刑以齊之明教化以善俗政刑
立則教化行矣教化成則政刑措矣此之謂也
仁言只發於一時仁聲卻著於平日其久暫已不同仁言未
必其能行仁聲卻有其行事其虛實又不同或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善政只民畏之善教卻民愛之而畏不足言矣善政只得民財善教卻得民心而財不待言矣故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今皆求仁言仁聲亦只從善政善教中來善政善教便是仁言仁聲的實事人君須在政教上着工夫言聲上着力不得故曰豈可辭旨笑貌爲哉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一節

此章首提良知良能是說人性之本善次以孩提之知能指點出來畢竟性善之旨發揮佐求則說良知良能達于天下見性善是天下之所同返照一人之本源者也

良字是至善之義良知者本來至善之知良能者本來至善之能學而能慮而知者固足以見性之善然必學而後能必

慮而後知亦未足以見性之本善處故提出不學不慮的良知良能來以見性之善者本是自然而然也乃極本窮源之論微乎其微矣○良知良能纔是充之以學精之以慮至於無所不知不能亦非出此知能之外也不過即此知能開大之耳譬之於木其根芽只是一點後來長成時其大連抱其高參天只枝葉花實不知幾千幾萬豈是外面別取些生意來裡補他木亦只是此一點根芽漸次長成至此耳知此則知良知良能之妙無所不該而陽明子所以惓惓於良知之講也人有嘲陽明者云除了良知更有甚麼說得陽明亦云除了良知更有甚麼說得嘲非知此理之妙者 又評可與說將幾

擬之道一節

孩提之時稍長之時此時未學未慮也而自知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正於此可見矣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孩提之愛親是仁孩提之敬長是義達之天下也句非孩提稍長之愛敬達之天下無不同之謂也仁義之分量盡人盡物參天兩地何所不落而總之不出於愛敬孩提之愛達之天下便是合愛稍長之敬達之天下便是合敬所以謂之仁義耳若說孩提之愛敬達之天下無不同則前無不二字已有達之天下之意矣安事以無他解語而後說耶前章云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記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正達之天下也之意〇看來良知良能

雖是達之天下然亦要人善養程子云今人斲喪處極多只有一件嬰兒飲乳是自然親親敬長之良即稍長亦斲喪矣所以然者親長之無教而養之不善故也又云古者雖胎教猶勝今日庠序之教今日自出胎之後所見皆不善纔能言便習戲惡日日消鑠更有甚天理又云教之以豫為先若為之不豫及稍長時意慮偏好生於內衆言辨口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矣然則教之豫而養之善以全此良知良能者不有賴於親長乎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陽明子訓蒙大意亦妙哉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一章

此說舜之迹不異於人而舜之心則有異於人者不重迹上只重在心然竟說其心可也而必從迹上說起是何意思蓋

世上有一等人要做出箇異於人的模樣而不知其心之所存者何異於人也故此處把舜的迹來說見得士君子只要心裏卓卓乎異人迹上不必粧點居以木石遊以鹿豕舜何異深山之人乎在宋章甫在魯逢掖孔子亦何異宋魯之人乎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全要在心上理會○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一字說得活不是止於一件善言一關頭了然而用其善言善行一見即了然而用其行舜所以如此者蓋緣其善本具於心一有感觸遂與之契合而用之自不能已也若心裏原無這善則所聞見者將扞格而不入安能應之如此沛然莫江河之譬最高江河是有源之水一決便一瀉萬里而莫之能禦無源之水決不能然矣○

若決江河不止於知之速亦是行之速矣知行原分不得兩項聖人亦未有知而不行者且江河之決莫之能禦亦是流行之謂也豈可謂其無行哉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人心但覺不當爲不當欲之者未嘗不知但於間始得到討較利害便却以爲不妨又冒昧爲之欲之若既知得不當下便從這裏截斷斬然不欲不爲洗除蕩滌無一毫不潔之心無一毫悖理之事心之本體便復得矣〇海庵子以此爲充義之功義字該不盡着不得已矣若無意絕無必不與毋字勿字同制字亦用不得強制之者尚有病根在也可便說已矣乎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章

德慧是德之慧者術智是術之智者德慧者明無不照而有以灼事幾之未然術智者處無不宜而有以盡事理之當然疢疾是艱難困苦不是疢病之疢○地之於草莫仁於羊腸而莫不仁於康衢水之於舟莫仁於瞿唐而莫不仁於溪澗坑平則覆戒險則全此理之自然者故曰恒存乎疢疾○此與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同意處憂患者念此固當知疢疾為進德之地而不可以自怨處安樂者念此亦當知宴安為喪身之毒而不可以自荒處家者皆若孽子則知所以慎術而可為不破之家處國者皆若孤臣則知所以圖治而可為不敗之國易之震曰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其此之謂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一章

此章論人品不同大約有四等事君人是志於富貴者社稷臣是志於功名者天民是志於道德者大人則是盛德者也

事是君為容悅容者君容之悅者君悅之而求君之容悅者則在此人也

安社稷為悅是以社稷為己任君安於上民安於下而後以之為悅也

天民民字悔庵子以為無位之稱道可行於天下是道可行而後行不然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看來事君人社稷臣大人道是說為臣者豈於天民又說未為臣者乎天民亦是為臣者達而行之於天下及道業可行者而後行之也較於社稷臣之所行或有不顧道業者則又高一着矣

天民猶是勉強行道之人大人却自然而然者正己無工夫

物正亦是自正君自化於上民自化於下大識不知而世道爲之轉移非有至誠之德者不足以與此也人品至此則極矣誰復有大於此者哉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一章

君子有三樂都是在我之樂可以必得者必得故謂之有也晦庵子以一樂爲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三樂爲盡得一世之材一世之材如何能盡得亦是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且引林氏說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則是三樂只有一件可必得那兩件是不可必得者何以謂之有三樂也愚意三樂都就在我之道說一樂是道之最切處樂在一家也二樂是道之全體處樂在一世也三樂是道之可傳處樂在萬世也一樂者誰無父母誰無兄弟父母俱

存時便盡我之孝兄弟無故時便盡我之友孝友既盡則是
道行於一家而此心可無歉矣故曰一樂也此樂非可必得
者乎若云父母長年但存兄弟長年無故而後樂則死生者
晝夜之道殁故者人事之常也安得長年俱存而無故哉三
樂者世間只有天與人天地萬物渾是我之一體全體了此
道仰便不愧於天俯便不怍於人天人俱盡則是道行於一
世而不止於一家此心益可無歉矣故曰二樂也此樂非可
必得者乎三樂者天下之英材我得而教育教之以孝友於
父母兄弟者教之以不愧不怍於天人者教之學得英材繼
之於不絕萬世之人得英材開之於無窮則是道行於萬世
而又不止於一世此心益可無歉矣故曰三樂也此樂非可

必得者乎天下之英材猶云天下之善士只得一兩箇亦足了不必是盡得縱是一兩箇英材也不得教之門下然亦必有聞我之風而興起誦我之書而私淑者亦何莫非我教育之所及而傳我之道於萬世者哉以此觀之三樂都是可必得者故謂之君子有三樂也○王天下王字要識得不是有天下之謂有天下者不過是有位王天下者則是位在而道亦在也所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其道大行君子亦樂之者但不在此三樂之中耳故曰不與存焉猶云不與其數也不是以之為不樂然此樂如何不與三樂之中蓋正是可必不可必之說也王天下者其機不在我正是係於天係於人者也此樂不可必得三樂却都是在我而可必得者矣既

可以必得而人顧有不能樂者何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廣土衆民君子欲之者欲其道之行不是欲富貴利達所樂不存以其道未至於大行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中天下而立不止於土之廣定四海之民不止於民之衆君子樂之者以其道之大行而天下無一不被其澤也○中天下而立猶云宅中圖大亦天地爲民物之主不是在天下之中央然亦不必是爲天子凡在朝廷上佐天子出治者亦是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也若必待爲天子而後樂便似有無君之心矣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大行是得所欲樂窮居是不得所欲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

猶下條自明白仁義禮智之根心生色者是所性也大行時根心生色都如此而何所於加窮居時根心生色者亦如此而何所於損分定之分即分也此性自有生之初天已分定於我一定增減不得大行窮居都是分外之所遇者也豈能為之加損乎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一節

仁義禮智根於心皆由於氣稟清明物欲淨盡仁義禮智若根深蒂固在心也有此根本自然生色出於面背四體俱是色睟然生於面者仁義禮智之英華盎然生於背者仁義禮智之暢茂不言而生於四體者仁義禮智之條達只緣有根在故其生生自不容已耳此皆所性之實時乎大行如此也

時乎窮居亦如此也而何加何損哉○問大學之道須明明德以至天下平至誠之盡性須盡人物以至參天地此却以其道大行爲所性不存何也曰所性不存不是性不在道大行之世爲行道也若性之盡道不行也有性之盡所謂性不存者道所樂不存少異若作一樣看使是舜文泥句了蓋所性不在所大行不加之謂也縱然定四海之民平天下之大參贊天地之化育如堯如舜固是性之極盡處然自堯舜觀之亦只一點浮雲過太虛而已矣此性常因之而自然只故曰所性不存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一節

人君欲得天下只在得仁人欲得仁人只在善養老者欲善養老只在師文王

五畝之宅樹墻下一節

此文王養老之政下條只承此云伯夷大公所謂西伯善養老者此之謂也舊說以此爲養民之政下爲因養民之政而寓養老之政不是蓋此處已明說出養老之政了一則曰老者足以衣帛一則曰老者足以無失肉一則曰八口之家可以無饑老者亦在其中矣如何只以爲養民之政乎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一節

上已說了文王養老之政此只挑出箇主要字使養其老來見得不是家賜人益不是私恩小惠正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費之惠也無潤之大海也不言所利之乾元也王者之至仁所以爲甚善也不然寒者而與之衣饑者而與之食與

之者有限而望之者無窮是亦霸者之小補而已矣安得謂之善養老乎〇末要繳云文王養老之善如此伯夷太公所以歸之也天下有如文王之善養老者安知無伯夷太公之爲己歸者哉

孟子曰易其田疇二節

聖人治天下有養有教此先說養民之政者爲教民之地也

此條說開斂聚之源易田疇而不妨民之力薄稅斂而不盡民之財是上之人如此

此條說節斂聚之流食之以時用之以禮亦是上之人令民如此

民非水火不生活一節

菽粟水火同是養生所資者但水火不問貧富戶戶各足而菽粟則或有或無不能皆然同一養生之物須要此也如彼

水火有之菽粟也有之纔可以興仁不說他物而說水火者
就養生上說耳〇聖人使菽粟如水火使字即上兩條之政
仁者人也五倫家都有相親相愛懇切慈祥藹然藹然聯屬
一體之意便謂之仁故曰肫肫其仁仁則王化大行而天下
太平矣〇聖人是以栽而生民者其後則民無以為生矣噫
何怪乎民之不仁也耶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一節

此條是形容孔子之道大登東山登泰山二句就孔子之自處
而言觀於海一句就人之觀孔子者而言孔子在魯國便是
東山一般登之而小魯在天下便是泰山一般登之而小天
下故人之觀孔子者便是海一般觀之而難為水然則遊孔

子之門者更有何言之所觀也山海作一類借以起聖門句說者要以意會不可以辭泥○聖人之門即是孔子之門不曰難為道而曰難為言者言以闡道難為言即是難為道也此言亦是有從者之言不必反覆性理之言亦不是尋常小可之言衛難為水者亦是江淮河漢之水只小之水可與海較量乎○語功業莫若二帝看了聖門之功業則難為功矣語禮樂莫若百王看了聖門之禮樂則難為禮樂矣語清任和莫若三子看了聖門之時中則難為清任和矣況諸子百家口頭之談吐紙筆之敷陳者哉

觀水有術一節

此條亦是形容孔子之道水之有瀾是水之大者然所以大

者以有源爲之本也容光必照是日月之光之大者然所以大者以有明爲之本也然則孔子之道所以大者非以其有本乎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即本之所在也而千變萬化且出不窮是以若此之大耳孔子亦自曰吾道一以貫之夫者萬殊之貫本其一心之謂哉

流水之爲物也一節

此條流水二句只以例君子之志道道之本在於心志道者要從心上理會作箇是無所不達然亦不免拘蔽須有克復的工夫以漸而成章成章而後達也如人欲不得雜天理是成章了又達之[illegible]更得箇至當天理既得箇至當是成章了又達之而更到純熟之地如此則心體依然無不達

而道之一本萬殊若亦歸乎孔子之大歸（）志道志字最要緊莫深於淵水而有尋源之志者則亦可得其泉矣莫高於日月而有貞明之志者則亦可爭其光矣莫遠於泰山東海而有登山浮海之志者則亦可至其巔而底其涯矣聖人之道是豈無志者之所能彷彿耶志立便上達而可以作聖志墮便下流而且見麾於聖人之門矣孔子亦自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終得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凡學孔子者可以無志哉

孟子曰雞鳴而起一章

雞鳴是子時御氣方發一日十二時作爲皆萌於此善從此始惡亦從此始復之一陽也姤之一陰也○雞鳴尚未有應接心裏就孳孳爲善爲利是何等急（）雖急切亦未便到

善惡之極處而舜蹠即已分於其間可見莫見乎隱莫顯乎
微君子以此必慎其獨○舜之徒蹠之徒只就一箇人說一
人之身而有舜蹠之分者無他只在利與善之間耳蓋人之
一心方其為善時亦知有箇利方其為利時亦知有箇善此
正利與善之間也即此利與善之間判斷之從善去便是舜
之徒從利去便是蹠之徒夫舜蹠之相去不知幾遠而只分
在善與利之間真箇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也間是中間從此
分便作兩邊去如今南北分水一支北流一支南下總是一
箇源頭而其流之漸則相去遠矣不可作幾看○世間最愚
不肖的人稱為舜之徒未必不喜稱為蹠之徒未必不羞此
良知也良知未嘗滅息只為私意埋沒了然雖埋沒而本體

却居然在中若提得醒時亦漸漸開明○爲舜亦自有成法

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利與善之間

正是危微之際也須要學舜用精一的工夫隳亦曰無適而

無道是他亦非不知有善也其如不精不一何哉不精則認

欲爲理認利爲善者有之不一則今日爲善明日又爲利者

有之學者能精以察乎善利之間而不雜一以止乎至善之

地而不遷則所以爲舜者在此矣豈復有他法哉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三節

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此二語便是楊墨子莫之斷

案○楊墨之言行亦有近道者不可以人而廢楊子曰三皇

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微或顯自

古至今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於一時之虛譽更死
後之餘名豈足以潤枯骨也又曰生民之不得休息者爲四
事爲壽爲名爲位爲貨不逆命何羨壽不矜功何羨名不要
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可以楊子而廢乎墨子曰崇無
用好末羅者非聖人之所急也越王欲封以書社三百辭曰
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無所用之楚王設機
以攻宋墨子聞之日夜不休而至楚王不聽其言乃爲宋設
守備九攻而九卻之王遂爲之輟兵此可以墨子而廢乎若
曰是禽獸也而禽不取其羽獸不取其角則之其所惡而辭揚矣
楊子一於爲我更不爲人墨子一於爲人更不爲我只爲不
達時中之道所以各有其弊子莫懲此乃執二者之中爲我

不如楊子之甚者可利天下者亦爲之爲人亦不如墨子之甚而尚得爲己之意在是要兩邊平執以爲中者只此就不是了蓋中無定体隨時而在人之處世有當爲我時有當爲人時當其爲我便不得爲人當其爲人便不得爲我故顏子在陋巷不復要情世務禹八年在外不復眷念私家出處雖以並行彼此不容兩執當其時各爲其事正是權度不差之中也子莫兩邊平執以爲中則是時當爲我又要去爲人也不成箇爲我時當爲人又要去爲我也不成箇爲人如在陋巷而又要情世務何以爲顏子在外八年而又眷念私家何以爲禹稷彼此兩執出處並行全不成箇道理又不知楊墨之各執一偏矣猶執一也之說其亦薄乎云爾之責耶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仁義時中總是一箇理仁與義自相須時中亦不外仁義即仁義之隨時處中者故爲我者害義亦從害仁兼愛者害仁亦是害義執中者害時中即是害仁義也看來三子只是箇要立異求勝楊子見人有愛天下而不愛身者故矯之以爲我墨子見人有愛身而不愛天下者故又矯之以兼愛子莫見二家各有是處而不歸一也故又矯之以執中想當時爲楊者便非墨而求以爲我勝爲墨者便非楊而求以兼愛勝爲子莫者則又要兼楊墨而求以執中勝却不知都是賊而已矣勝心之不可有而異端之不可立也如此哉

孟子曰饑者甘食章

此章重在心不重口腹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宜晦庵子

以此饑渴當貧賤看將文且依他說要之饑渴就是貧賤中一節豈惟口腹彼此有害心亦從此皆有害也將蹤跡來無非其食非其飲之故此非心害而何若說貧賤方害心則其食其飲者不爲心害乎○饑渴是貧賤之極處此處若能不動心則一切危難都壓他不倒是箇精明卓立的人學問之功愈久愈堅聖賢地位亦便可到矣何憂不及人耶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三黜而不去其和如此若無分辨者然皆是道義所當爲然有分辨之介不是同流合汙也若不以道義加之三公彼決不受之而改易其介三公且不

以易況小官乎和而有介紀是和得好處而異乎他人之和者矣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章

有爲是爲學者爲學期於得道譬若掘井期於得泉不掘至九軔之深不及泉而止者猶爲棄井也可見必得泉而後成井必得道而後成學苟將成而遂廢則亦同歸於棄矣易之井曰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其此之謂乎○泉只在地中道只在心中泉在地中只爲土擁着道在心中只爲物蔽擁着土是種種泥沙泥沙最厚須要勇猛的志意强壯的氣力耐久的精神鋒利的畚鍤時時刻刻掀揚起來泥沙愈薄泉便愈近了泥沙盡去泉便盡通了只見澄澄乎爾洋洋乎爾靜時節便中涵星斗倒影青天用時節便旋轉龍[illegible]滋生萬類[illegible]吞心之井妙哉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章

堯舜性之湯武身之性反雖不同要皆眞有之者不似五霸之假性是渾成的身使能作爲故取以爲說性之者道出於性性合下便有此道也身之者道具於身以身行之而後得此道也○堯舜是以氷盛水水即水水即氷無殻者也湯武是以水晶盤盛水雖是內外一色而其殻尚在也堯舜無迹湯武有迹堯舜無查滓湯武有查滓堯舜無包裹湯武有包裹性之身之嚴泉子此喻亦善矣○五霸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假之是欺人也惡知是欺己也人己皆欺固矣此五霸所以爲堯舜湯武之罪人歟○五霸始莫盛於齊桓公終莫盛於楚莊王春秋方書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伐楚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召陵即書齊人執陳轅濤塗及江人黄人伐陳又書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以此觀之桓公之假亦不能久也方書楚人殺陳夏徵舒即書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又書楚子滅蕭圍宋以此觀之莊王之假亦不能久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其猶罪霸之未甚者哉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一章

伊尹之志是爲國家爲生靈無一毫專權自利之意故可放君然此志亦不是一朝一夕勉强所能爲者須是道全德備素行有以信於人至誠有以通於天者終能爲此○伊尹當來不是放君前已說明了只是揆亮陰之制而爲之不然何

復位之期即見於三祀之末年也若果放君亦只是之時濟變之權而不可以爲萬世常行之法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可者僅可之詞也豈以此爲盡善哉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章

此君子指未仕者君子之道仁義而已矣用之是用其所陳之仁義從之是從其所教之仁義用之而安富尊榮是上有功於君也有功於君則君當食之矣從之而孝弟忠信是下有功於民也有功於民則民亦當食之矣所可謂之素餐乎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章

士對大人看乃未仕者志是心之所之猶未見於事也非仁非義之事不爲而所居所由者只在仁義俱就志說蓋其志

以為吾若得大人之位定不如彼要如此也然當其為士時豈無居仁由義之事乎此以尚志為主故云然耳○義之存處即是仁仁之作用處即是義仁是體義是用一理也大人之事備者所存所發皆此仁義大學脩齊治平之道○眸按

高皇帝有曰尚志者若只為尋常之善亦不得為高尚必為無上之善斯乃志之盡矣發得尚字意更妙然則居仁由義者必為無上之仁義而後可謂之尚志哉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章

前篇答匡章只說仲子之廉不說充其類未服罪其廢人倫此處以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失不得為廉也○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蓋從[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之心推之而知其能如此不是實

事今簞食豆羹之類形容其辭之小小也夫不受齊國辭亦大矣而謂之小者對大倫看耳以如此之廉猶不足以贖廢倫之罪况未能如此而區區於陵之居妻食之食尤廉之小小者何足以為賢哉○聖門之學只論大體不論小節仲子亡大倫而執小節緣他見之不明有所蔽也若見得全體時豈肯把小節當天大的事仲子正是以管窺天者矣天果盡於管中所見耶况大倫之亡則仲子在管中尚只見得風霾處迷眼者更多矣可謂之賢哉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一章

此章是設為之辭原無此事亦不要泥著看只借以示臣子之道而已為臣者以法為重雖天子之父且不赦也况其下

者乎為子者以親為重雖天下之大且可棄也況其小者乎○為臣者能如皐陶之執法則天下無不忠之臣而人亦不敢犯法矣為子者能如舜之愛親則天下無不孝之子而臣亦不害為守法矣○此處只就天理之極致說都未粘着人情上未及權變上若要委曲以宜人情亦須有箇權變晦庵子云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此權有所未暇論若到不得已處亦須變而通之又云亦須合下有如此的心方能權制今人為事合下無如此的心其終便從權制上去了幾何不滅天常而亂人紀哉

孟子自范之齊一章

此章之意全在居天下之廣居非徒為齊王之子發也○居移氣之居是小處之位不敢居宮室之居同上兼云居養而下

獨云大哉居乎者有是居則必有是養矣○魯君宋引以證王子而居廣居之意自見於言外居相似者魯宋二君同處諸侯之位故同一氣體之移而其聲相似耳○廣居所移者天然之華美也居養所移者華美假於人也剪綵而為花可與造化爭工乎太和元氣瑞日祥雲泰山巖巖光風霽月景星甘雨玉色金聲者今猶可想而見也此非居廣居之氣象歟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弗敬獸畜之也

此就諸侯待君子說人須要自重自貴戰國之士利諸侯之飲食幣帛自輕自賤全不成箇人了故諸侯亦不以人待之而豕交獸畜極其輕賤噫區區飲食幣帛於我何加也而乃喪心一至此乎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恭敬就幣帛上說是用幣帛以致恭敬於君子也但這恭敬不因幣帛後有幣帛未將之時已先有了恭敬特以幣帛表而行之耳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恭敬而無實是徒以幣帛為恭敬而未將之先原無此實心也正所謂豕交獸畜之矣故君子不可虛拘○虛拘者相欺相詐倣人戲子之拜跪君親也真君真親肯信之乎人心從此大偽世道亦從此大壞矣豈但不可留君子哉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此是論人之本色舊說形色是氣性是理氣中有理在固差不多但循以形色為形色天性為天性不得為本色認此

蒙益曰人之一身形色是箇天生是箇天生的自然自有一

點的靈明。這點靈明昭昭發發在在露形，便是人之形色。若不是靈明，則只塊然的血肉耳，殊非人之形色也。衆人虧欠了靈明，便不成箇形色。惟聖人實踐了靈明，然後成箇形色而不愧乎此身者。○人與禽獸草木原無大異，其所以貴於萬物者，以其形色是天性也。彼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人都知其為形色，卻不知此還不是人本然的形色。惟天性乃眞形眞色也。且如我能視聽，禽獸亦能視聽；我能運動，禽獸亦能運動；我能知覺，禽獸亦能知覺。若只以此形色與之較量，靈蠢有何辨別？如神羊觸姦，神草指佞，其知覺運動反有人不如者。若非這天性，則百體雖具，安知其不為禽獸之形色乎？故曰人之形色，天性是也。惟聖人能盡性，方是能踐形，誠身

有道不明乎善者不誠乎身可知善便是身之實處無甚則襟裾馬牛身是虛器矣仁者人也可知仁便是人之生處不仁則呼吸不來便是死漢矣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保是保聚珍重之謂也明哲則成性成身發育峻極於我乎立本禮儀威儀於我乎流行此身方尊貴此之謂保重其身矣有美器於斯人苟欲全之必安頓得所至於身而不知所以置之將終迷顛越乃歎乃爲矣悲夫悲夫茫茫宇宙誰非男子形形色色誰非天性也可以天地萬物貴重之身而墮於斂然於下材之身哉

齊宣王欲短喪一章

通章是論齊王王子一段亦爲齊王說也王子壓於嫡母是有所禁者齊王何禁何禁之有王子欲終之而不得齊王得

終之而不欲是固不孝矣不得終者其傅爲之請而不欲終者丑乃以爲愈則亦何以異於教紾兄之不弟者哉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

君子之教有五是以受教者爲次第也時雨之化最妙不必有所待矣成德便待要費力與化者遲速不同矣達財則又與成德者精粗不同矣答問則尤淺矣私淑艾則又不問其淺深矣君子之教如此天下寧有棄人乎○五教者君子之師道也人材成就全賴乎此程子曰善言治者以成就人材爲急務人材不足雖有良法無與行之欲成就人材者只在師道之立而已矣師道一立人材便各得成就豈無出而效用者此等人見用定不肯苟且完事朝廷正而天下治者此

也其未見用者又將傳道於後世致治於無窮矣然則君子之五教其有功於天下後世也大哉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一章

君子以道教人引之以知行也而知得精行得熟之妙處卻不發之是非吝於發也不容發也然雖不發而所以知得精行得熟者已踊躍而見於前學者但不用工則已若用工去精之熟之則此道之妙處便為我所得矣○引字不發字躍如字都影射字來中道而立就躍如說不及者視此以為難而不知愚不肖之可與知與能亦此也太過者視此以為易而不知聖人天然之所不能盡者亦此也非難非易中道而立耳唯夫能者從之不阻於難亦不忽於易由其所引者以達於

其未發皆力可得而至之巧亦可得而中之而與躍如者脗合矣彼不能者則拙射拙工之流君子亦求如之何也爲容變發率繩墨以徇之哉○引而不發君子固是如此然學者亦須要君子如此纔好康節子學於李之才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眞是能者從之也蓋道理要自己理會出來便有無窮的滋味若自己未曾見得到那地位教者就容易與他說了一切傾倒出來他便不復深思而自得之便是口耳之學無益於心身居之亦不安取之亦易窮矣引而不發君子亦是令人自得之意也其詳微有如此哉

孟子曰天下有道章

身字對人字看殉道殉身是由己也以己爲主也不失己者

也殉人是由人也以人為主而依附之也聽命於人者也以已為主者進退之權在乎我以人為主者榮辱之權在乎人君子所以超然於物外小人所以役役於牢籠者此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章

問而有挾者皆所不答蓋以挾我者卑我也非以師我也卑我者卑道也非以師道也故皆不答不答重在不輕用其道上○受道以虛心為本虛便能受有挾者私意先橫於中便不能入了故空空之鄙夫孔子竭兩端之教而滕更之挾一孟子不一答之也使能思不答之故於所挾者致力以消之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章

前段是不用心之弊後段是過用心之弊不用心者冝乎廢
弛過用心者亦同歸於廢弛過猶不及也○不可已而已以
象事說所厚者薄以御人說進鋭不止爲學者爲治亦然如
所謂求治太速更張無漸是也○江河之注也一決而千里
神龍之蟄也一奮而九天盖言之極者發必驟伏之久者飛
必高也進鋭者與其鋭於前而退於後孰若前之緩而後之鋭耶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章

天地間理一而分殊惟其理一是以親與民物皆我之一體
而不可以無恩惟其分殊是以有親踈貴賤而我之施恩不
容以無等只主等說不必以上爲等下爲存○君子於物句
重愛上於民句重仁上親親而仁民承於民句來於民既弗

親然則其所親者何也親親也民故只仁之耳仁民而愛物承於物句來於物既非仁然則其所仁者何也仁民也物故只愛之耳○君子是通乎上下之人親親仁民愛物人人通是能得的蓋人之一身親之外便是民民之外便是物孰不有民孰不有物孰不能仁之孰不能愛之惟視有國有天下者所施有廣狹耳若謂發政施仁者而後可為仁民草木鳥獸魚鼈咸若者而後可為愛物則終身不能行者多矣聖賢為己之學豈有使人終身不能行者哉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一章

智者之所知以事說仁者之所愛以人說當務亦是知但是無所不知中之最要者親賢亦是愛但是無所不愛中之最

要者總當務非此外更不求知也只以當務為急其餘皆可次第而知矣急親賢非此外更不加愛也只以親賢為急其餘皆可分理而愛矣○問先務之急何者為先曰先務拘定一件不得如在身便有脩身之先務在家便有齊家之先務在國與天下便有治國平天下之先務此與親賢一般賢亦拘定一人不得隨在而有賢便隨在而親任之也若先務可止一件則親賢亦止一人乎○先務親賢固不止乎一然其本則惟一心而已矣苟得此心湛然而虛明廓然而大公自然知得何事是先務而急於知自然知得何人是賢者而急於親堯舜之急先務急親賢者其本豈在他也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是矣精是明一是公以此執中之心御天

下則何先務之不知何賢者之不親而何仁智之不盡哉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一節

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無一而不在所愛之中者此却以民物為不愛何也曰以理而論親與民物雖皆所當愛以分而論親與民物不容無差等故民是所愛以之比親親尤所愛者而民又所不愛也物是所愛以之比民民尤所愛者而物又所不愛也如一身之間心是大體所貴者也耳目口肢是小體所賤者也愛之養之亦自有差等亦總是一體也明乎此則知萬物一體之仁矣

公孫丑曰何謂也節

以土地之故而死其民以民不勝之故而又死其子以民視

土地土地所不愛而民所愛者也以子視民民又所不愛而子弟所愛者也此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孟子不只為說惠王乃借他一人喚醒戰國諸君也人之所愛者莫如子弟以土地不要緊的事把自家子弟喪了可惜可恨此全是打動諸君不忍之心要他知仁義也要他惜子弟而罷戰爭也戰爭一罷不惟子弟可保而民命亦都可保全矣非家國天下之福哉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此春秋是說春秋之經無義戰者春秋每每於諸侯之戰無有以之為義者彼善於此則有之總是見得無義戰意盖彼善於此者雖有之然要之皆是不禀王命而擅興師旅亦不得為義也彼善於此者且不得為義況于不善者乎可見春秋都是無義戰矣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此觧春秋所以無義戰之意王者天下之義主諸侯有罪王命諸侯討之以上而伐下此之義者也若敵國則豈有相征者乎春秋之戰都是敵國相征而不禀命於天子此之謂無義戰矣

此章之意主於尊王不徒為貶春秋之諸侯亦是要萬世為臣子者以此為鑒無擅興師旅而取無王之罪也大凡聖賢著書垂訓稱人之善者非止善此人也欲後世以此為法也稱人之惡者非止惡此人也欲後世以此為戒也看書到此等處都識得這意思總有益矣

孟子曰盡信書章

此書字不獨指書經凡百紀載之書皆是下獨言書經武成

者以一武成見書經不可盡信以一書經見他書皆不可盡信也○仁人無敵於天下是況論其理下總說武王以至仁而伐紂之至不仁紂罔敵於我即前徒倒戈已無敵於天下了又何必攻其後至於血流標杵也武成所載本史臣之謬處故不可信晦菴于解血流標杵作商人自相殺非武王殺之是回護史臣之意故以此為假設耳豈其然乎○看來書有若干多獨不信一武成武成有若干事獨辨一血流標杵者蓋慮後世不仁之徒以此為口實而糜爛其民故敘此於春秋無義戰之後善戰為大罪之前也諄諄乎行仁之教閔閔乎止殺之望有人心者自當惻然而悲矣若說只教人以讀書之法則其所關繫者亦小哉○兵者不祥之器以兵強

天下者其事好還何也物壯則老是為不道不道早已唯有道者未嘗壯故未嘗老未嘗死以兵强天下者壯矣能無老乎無死乎讀孟子昔者旁及此說尤當悚然而懼矣敢復佳兵哉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

此言善陳善戰為大罪下則言無用善陳善戰也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

國君好仁者來日是發政施仁以臨陳是弔民伐罪故天下歸之而無與為敵既然無敵則雖有善陳善戰者亦無用矣

南面而征北狄一節

此引湯武之事以為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之證湯是好仁之君東征西怨南征北怨則天下無敵矣武王是好仁之君百

然若崩厥角稽首則天下無敵矣○詩曰殷商之旅其會如林書曰受有億兆夷人武王却只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者蓋兵不貴多只貴乎精如敵人有十萬我只有精兵一萬亦不要怯他他未必能勝我未必就敗兵家以少擊衆而取勝者亦多光武以八千兵破王莽百萬之衆於昆陽謝玄以二萬兵破符堅百萬之衆於淝水岳鵬舉以五百騎破兀朮十萬之衆於朱僊鎮以此觀之兵多不足恃多者亦易得亂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便自相蹂踐而敵人之長驅者其勢益甚譬之兩人相敵當一肥一瘦擁腫者必為輕捷者所困此理亦甚明也可見武王雖不用善戰亦自精於兵善於戰矣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此言好仁者所以無敵之意征之為言正也民為暴君所虐都望仁者來救己而正之師旅所至歸者盡天下矣何必用戰陳乎彼以善陳善戰自負者是不知正人之義而為不仁之甚者也大罪之加上刑之服更何所逃哉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此借藝以喻學首尾要發明學的意思○規矩與巧不平說重在巧上上達意亦是如此要人有自得之學也○巧不在規矩外循得規矩熟後自然巧上達亦不在下學外悟得下學妙處自然上達但巧與上達非教者所能致力耳○晦庵子教人云學問之道我亦只說得箇大槩還要各人自下工夫譬之寶藏一般其中至貴之物何所不有我只能指與人說

此處有資人若不自己去討終不濟事可見學者要自下工夫不然只靠著師友是爲天下之拙工矣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章

聖人之心純是天理其樂無所不在雖極貧賤胸中自有樂地更不望他日之富貴雖極富貴胸中自有樂地亦不是緣富貴而後快足看來看去只是箇不動心○此孟子善形容舜之心體處貧賤未必終身也此心却安然若將終身富貴元非固有也此心却安然若固有之此其心體常靜常定譬之嵩華泰華盤據穹壤任其春去秋來雷轟雲霽鳥獸之翔者自翔下者自下草木之榮者自榮瘁者自瘁雖然於吾前而吾之壁立萬仞者却只凝然不動而已此正是無聲無臭

不覩不聞之本體也癖之心體完哉○吾人除了此心便渾是血氣用事耳便要聲目便要色口便要味四肢便要華麗其於富貴貧賤聖人視之若昏曉之變者乃愁苦抑鬱涕泗滂沱若無所措其身者以至于死而後已則亦何貴於為人乎倒不如草木之隨時榮瘁猶有箇脫然處也噫無論不如聖人矣可以人而不如草木哉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章

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感應之理未有不以類者方其殺人親之時詎知人殺吾親者其幾已在此乎然此亦為常人云耳○殺人親者亦當視其罪如何有罪則亦不可感其殺吾親而舍之人亦不可僭其殺親而報之也使一槩以殺人親為

嫉而有罪者亦不殺則古之聖君賢相所殺有罪之人亦多矣豈皆無子無弟而非人之親者耶

孟子曰古之為關章

此是傷今思古之意古人以兼為國其創制立法皆是天下之公凡以為民而已後世以利為國雖古法之尚存者亦皆轉而為一己之私本原不正無往不失古人之意豈特為關一事哉

孟子曰身不行道章

古人云進德必考於妻子蓋妻主順子主承吾居尊而妻子居卑勢最易行令最易從者若不能然最可畏也然則一言一行可離道乎宜於妻子者而後可順於父母刑於寡妻者而後可至於兄弟御於家邦造端乎夫婦者而後可以察乎

天地妻子之間若不能行也况父母兄弟乎况家邦天地乎

豈以此為驗夜以夢為卜者可謂善學也矣

孟子曰周於利者章

聖賢不言利此却言利者借利以諭德也周於利者豈非固好凶年亦無如之何周於德者治世固好邪世亦無如之何矣○良農不患年之有凶而患器之不略君子不患世之難處而患德之不周周於德者是誠明兩盡更無一欠缺也彼知此理而守之不固或能守而知處尚未透徹者便為勢所誘所奪邪世焉能不亂耶

孟子曰好名之人章

人之好名者常於其所勉而不於其所忽君子之觀人者則

於其所忽而不於其所矜辭千乘之國者不覺失色於簞豆碎千金之璧者不覺失聲於破釜以此而觀人好名不好名之真情未有不參透者也○墮甑不顧可以觀孟敏捭鉶不顧可以觀管寧若以矯爲之事而觀人則萊公之於丁謂定夫之於檜賊無惟被其欺也一被人欺便有無窮之禍矣有識者慎無爲人欺哉○儘杅子云觀人者固不可以名然名亦可以驅人也爲人主者以名驅人而以義激之使之飛厲奮迅自耻於溺人而不肯爲苟賤之行則天下之懦者始得而回矣天下之人惟其樂於名而勇於義是故名可以率而趨義可以作而起也不然惟利之趨而已而今之議者往往以好名咎天下之士士之慷慨勁正好議論者遂以好名而

詆之不目之以奸則斥之以狂而士之立志不堅者每有所爲彼以好名而自沮嗚呼近名者不取而近利者乃可取天下惟有兩途不入於名則趨於利伯夷近名之尤者也盜跖不好名之極者也苟以近名爲非也則伯夷曾盜跖之不若耶爲天下者將伯夷而用之不若盜跖之可委任耶是故以名驅人而以義激之者亦未見其可廢於今也此說亦善哉

孟子曰不信仁賢章

仁賢禮義政事三段平說信仁賢則君有所輔民有所庇而國不虛有禮義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上下存有政事則開財之源節財之流而財用足○仁賢是國之本禮義自仁賢而出政事自仁賢而備也信字又是任仁賢之本彼千金

之家必有為之司管鑰者為之司會計者既得其人則任之既任其人則信之然後人得以盡其忠而主得以享其樂苟付以管鑰會計之任而又慮其見欺而疑其為盗也則人雖不為盗哉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章

不仁得國輕只重不仁得天下蓋不仁之人騁其私智以術而愚其民上以力而制其君能盜千乘之國者有之若天下之大欲以術愚之則一人之術有限而天下不可以勝愚欲以力制之則一人之力有限而天下不可以勝制故未有得天下者也○自戰國以前觀之只有不仁得國者無不仁得天下者自戰國以後觀之却有不仁得天下者了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得天下者須如三代有道之長總可謂之得矣

孟子曰民爲貴一章

此章爲民而發只重民上不重社稷與君當時爲君者多賤民故發此以曉之云民爲貴社稷是次於民者君輕於社稷亦是次於民者可見民爲貴也得丘民三節以丘民節爲主下二節一解君輕於社稷一解社稷輕於民總發明貴民之意

古者有畏民之君是以無可畏之民舜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禹曰民可近不可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其畏民何如也後世狃於民之不足畏而民之大可畏者始見於天下矣

天子是至貴者得丘民便爲天子彼得天子者不過爲諸侯得諸侯者亦不過爲大夫皆不若得丘民者爲天子可見民爲貴矣

諸侯是君社稷安諸侯便安社稷危諸侯便危是諸侯之安

亡只繫於社稷可見君輕於社稷矣不又輕於民乎
社稷是爲民而設者民無災患社稷便存民有災患社稷便
遷是社稷之遷否只繫於民可見社稷次於民矣而君不又次於民乎
天爲民而立君君乃以其崇高富貴視民不啻蟻芥豈知崇
高富貴者天爲民而與我也我又賴民而保此也民心去即
天命去民心歸即天命歸是天命之予奪天下之興亡富貴
之得失皆係於民而已矣君而賤乎民也其所不畏天者哉此亦不自貴者哉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一章

問以百世之師歸夷惠而孔子反不與何也曰孔子之爲師
不待說了夷惠之爲師却要待表章孔子道大德全而無迹
學之者終身鑽仰而不足夷惠志潔行高而迹若易之者一

日感慨而有餘○鬨風而興起化等都化爲好人矣今或有覩多聖賢之師全無一些興起耳提面命藐然若無知者見利就趨見害就避一言之忿必校一事之失必爭習成粗惡之態而至于不可化誨者其視興起之（人又不啻遠矣惡此可呼之爲人哉）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此是明仁道兩字以示人人有恒言皆曰仁曰道而不知仁者人也人不離仁合而言之道也仁即人所以爲人之理道即仁之推行者不是別有一理也總見得理之一而皆不外乎人耳○仁者人也即天命之謂性合而言之道也即率性之謂道各字對離字看合者不相離也人不離仁便有無限當然的事出來便謂之道不是分而言之合而言之之說若

做分合看則有生之初此仁也合在人身上了豈是分了而得於合耶○仁字包得濶四端萬善都只是一箇仁晦庵子云據外本人也下有義禮智信二十字理極分明信如此說恐倒不分明矣若添了義禮智信則仁固人也而所謂宜也履也知也實也又獨之於何也是仁固不遠於人而義禮智信者皆入外之道矣不近於仁內義外之說哉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章

道無定體因時而制宜當去魯之時則遲遲而行爲道也當去齊之時則接淅而行又爲道也○去父母去他國二句是孟子解之之詞○問去他國宜速而孟子之去齊却遲之以三宿何也曰齊王足用爲善猶有望之之意是亦道之所在

也使孔子處此亦豈忍接淅而行乎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吾道乃人心之同然道至於聖人宜通天下之志者而陳蔡之間上下無交何其道之窮也豈同然者不在人心乎亦可悲矣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章

士憎茲多口以士不同於流俗也○程子曰小人多行不義人却不說君子未有一事使生議論至白者易污亦是常理故曰無傷○孔子文王謂其事足以當之非以此詩爲二聖人作也舉孔子以該在下之人舉文王以該在上之人然則在下者惟患不爲孔子耶群小之愠何傷乎在上者惟患不爲文王耶愠之不殄亦何傷乎○多口豈特無傷於人亦是

進人之地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蓋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玉之爲器纔得成故北伴言庶人謗者皆是進德之助也周公告成王亦曰人皆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康節子亦曰橫逆侵加然後備省畏避增益豫防而德成焉陽明子亦曰今之論議我者苟能取以爲善皆是砥礪切磋我也攻吾之短者是吾師師又可惡乎可見多口亦是進人之地矣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章

昭昭者明明德也使人昭昭凡其條章約束皆自明德中來必當乎天理合乎人情其從之也必矣昏者使人昭昭必自責而徒責人耳條款約束人情天理相遺必多感之無道矣譏則應之乎故論治者貴知本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章

山徑之蹊是人行處行之少頃而路即成少頃不行而茅即塞觀只在頃刻之間不待於久然則理義之心學問少進而即明學問終止而即塞者何以異此○吾人此心得之於天至潔至淨至平至坦初來萍未知有欲也及情竇將開之時乃有纖芽嫩蘖伏其中矣此時若覺悟治之於蘖猶可爲也使或不覺或覺而不治姑息容留日複一日則榛蕪四出荊棘橫生其物之至潔至淨至平至坦者安在耶須是勇猛下手芟除斬伐盡去其根縱得恢復收址若悠悠蕩蕩去之不盡則潛滋暗長不旋踵而又塞之矣亦漸甚事哉

高子曰禹之聲章

而之聲尚文王之聲尚乎是總衆樂之聲說追蠡只說鍾者樂以金爲聲作樂者先擊鍾鐘紐欲絕疑是作樂而擊鍾者多也禹之鐘紐欲絕以其日久用多所致猶城門之軌跡深以其日久車多所致也文王則未久而未多矣可以此而議[illegible][illegible]乎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一章

齊王之政貧惘之虎也國人之望馮婦之迎也從徹發棠是亦攘臂下車者矣衆人固悅之也其如士君子之笑何哉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一章

此章兩性字兩命字晦庵子作兩樣看時文凡依他說前性字是氣質之性命字是富貴貧賤之命後性字是性善之性命字是清濁厚薄之命

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皆是性然有個命在貧賤不能如願富貴亦不能無制君子則惟安於命而不敢以恣其性貧賤時不求其欲之必得富貴時亦不窮奢而極欲故曰不謂性也

仁義禮智各就重處分屬天道即仁義禮智所從出者五句空空帶落下來命也處終見有盡不盡之意盡不盡者是命之消滅厚薄不同然性卻本善命終不足以拘之君子必求盡所性之善而後已故曰不謂命也○問聖人於天道何以有未盡處曰如堯舜性之是盡也禹入聖域未優湯有慚德武未盡善則未盡矣孔子集大成是盡也夷偏於清尹偏於任惠偏於和則亦未盡矣

愚案孟子是為人把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認是氣質之性便

忘了天命止其於仁義禮智又熟認是天命之精而不知已落在氣質遂使性命相離日遠於道故此章說耳目口鼻人皆謂是氣質之性無理寓其間而不知雖云是性却有天命之理在其中君子不謂是性而忘了天命也此是在耳目口鼻中表出箇天命至善之理來仁義禮智人皆謂是天命之精非人所皆有者而不知雖云是命却已落在氣質之中有通有在人身上君子不謂是天命而另在性之外此是即仁義禮智中表出箇承受有着落處來兩性字同是氣質之性兩命字同是天命之命性中也有命命也在性中耳目口鼻四肢也不要看得太粗仁義禮智天道也不要看得太精若一樣性字一樣命字分做兩樣去解異哉

浩生不害問曰一章

善信美大聖神總是一箇善可欲之謂善者善出於性人心同然之妙也故可欲信是此善之有諸己美是此善之充實大是此善之有光輝聖是此善之化神是此善之不可知此善字所包者廣性分之理皆盡於此矣○此章論人品從善信說起乃由賢而作聖者聖神字畧分差等亦無害清任和之聖亦是聖也譬之明珠也時中之聖則是神也譬之明珠而又走盤也若不分兩樣便只合云三之下矣何以云四之下哉

孟子曰逃墨必歸一節

此爲今人辟異端之敞儒者詠逃墨逃楊就一箇人有務外者一覺悟必歸於近裏者已及覺悟自己有偏處必又歸於

中庸凡反正者只在覺悟之間其漸次亦自如此故逃墨而歸楊逃楊而歸儒然亦要活看亦有逃墨而徑歸儒者矣

今之與楊墨辨一節

今之與楊墨辨者楊墨旣歸儒又追辨之而不覓也夫楊墨歸儒乃良知之覺悟者儒者當迎其機而長養之如調習禽獸之類徐徐至於馴擾他便不苦其難而可以成就却又與之辨如豚之放者旣入苙又追咎之而羈其足此則刻意羈縻牢籠束縛他必苦其難而不樂於相從雖良知之覺悟者不又隨之而蔽棼乎到此便不該盡罪楊墨儒者亦與有罪

○異端不歸而拒之嚴者正不容邪義之盡也旣歸而待之恕者大可容小仁之至也只看孟子據夷子方其求見是入

豈之放豚也即動以一本之天與以仁孝之事豈惟不招之且有以侗之矣夷子以此而卒歸儒焉安得仁義兼盡若孟子者而使與端之盡歸哉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章

三征皆不可廢只要調停處之調停者視時之先後事之緩急民之肥瘠而為之所也長民者說到民有孺父子離忍之乎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章

土地以立國人民以守土政事以治民故皆為諸侯之寶此三寶者當時諸侯亦知之而不深知寶之土地却又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是反致乘凌之禍也欲寶土地須先寶人民欲寶人民須先寶政事政事得宜使民

心一而上地固矣然此三寶又以賢臣良才爲先寶珠玉者匪
闇之極離殆矣而猶盜擬者也寶安在耶

盆成括仕於齊章

人須要明道明將大道時便知以天下爲度共作用出來自
然有大經濟大規模小有才而未聞道者爲才所使將才妄
作必不免於殺身故與其有小人之才寧無才○嘆君亦嘗
規盆成括云工者久而巧也若老而衰括不悟以小有才見
殺色衰而愛弛矣○看來才亦不論大小都不可使如東坡
亦是箇大才的人却每每縱才取忌若非神宗優容他則怨
望諸詩亦幾不免殺矣郭公甫云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采珠人呼可畏哉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章

或人殆非之說遜疑從者之竊屨盖云從者之來固為夫子之設科非為竊屨而來然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距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能無不善者在其中乎則其竊屨而去亦未可知矣○陽明子曰今之時苟有一念相尋於學者真所謂空谷足音見似人者喜矣况其章縫而來者無不欣欣然以接之然其間亦豈無濫竽假道之弊但在我不可以此意逆之亦將於此以求其真者耳譬之淘金於沙非不知沙之汰而去者十九然亦未能即舍沙而別以淘金為也來者不距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聖賢其皆此意施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一節

此章要人充仁義之心首節空說箇不忍不為次節總指點

不忍不為之貫三節至末節又申明充無穿窬之心之意○
先云仁義後獨云義者仁義一理也故仁人心章後獨云仁
而義在其中此章後獨云義而仁亦在其中矣
仁義人心所固有不忍者仁之端不為者義之端人皆有不
忍而於他又忍之皆有不為而於他又為之是氣稟所拘物
欲所蔽也自不忍而達之於所忍者念念要皆不忍自不為
而達之於所為者事事要皆不為不忍在心上說不為在事
上說事本於心總在心上用工夫

人能充無欲人一節

所謂不忍者如無欲害人是不忍也人能充此無欲害人之
心仁便不可勝用所謂不為者如無穿窬是不為也人能充

此無穿窬之心義便不可勝用然所謂無穿窬之心者非但只無穿窬而已也雖爾汝之稱亦要不受之又非但不受之稱而已也雖詬黙之微略有些不光明者亦要併此悉去之總爲充無穿窬之心一節密於一節正是充類至義之盡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爾汝是輕賤之稱貪昧隱忍而受爾汝之稱者亦是穿窬之類心裏慚忿而不肯受者乃無受爾汝之實便是無穿窬之心也充此無受爾汝之實便是充無穿窬之心矣

士未可以言一節

餂人以言餂人以不言此是最細膩人多不覺者故又說出來此類都是心上不光明總不光明便不是技故曰皆穿窬

之類也文義之學愈說愈細愈文愈精細微處且不爲之况其粗者乎又况其甚者乎是爲文義之害若於義到極盡處仁亦到極盡處矣焉有二學乎哉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一章

君子之言不下帶帶是常在目前者只借以言目前之近目前之近亦只是人情物理就人情物理而言使人人可行得是爲道存道猶之路可行者也若談空演虛言無實地令人茫茫蕩蕩無處下手便不可行矣安得謂之道存乎○君子之守只在脩身天下何以就平得蓋天下之平雖還要多少政事然身却是本也身脩便是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者政事無一不得其理而天下平矣若是箇愚不肖的身安得

有好政事出來平天下乎○善言善道總只在一心言者心之聲也心者身之主也心正而後身脩和順積中而後英華發外此心性之學所以不可不先講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首條言堯舜湯武性反之不同下二條泥論性反之事不就堯舜湯武說然堯舜所以爲堯舜湯武所以爲湯武者亦不外是矣

動容周旋中禮一節

動容周旋重周旋二字動容的一圓轉處乃至小而易忽者此要且中禮大處亦不消說盛德之至不是推由只見得自然而禮是天理聖人一身渾是天理發出來的自然都是天理之節文故雖周旋亦中禮也○言語必信者言必可行謂

之俗正行的正字是正助忘之正聖人之言語行然可行是信之自然者非預正其可行而後爲此言也○性之之德亦不止此四者此特舉以爲例而其他皆可知矣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即性之之理作用處經德言語動容衣服之類各有大中至正之則謂之法行法以俟命者是性盡其在我而非假此以趨吉避凶也○性之者自然而非有意反之者雖有意而非有所爲有意者猶待術爲而只未可以語性有爲者則卒歸於功利而不足以復性矣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章

此爲說大人者發當時遊說之士多以道殉人而喪其所守

故發此以立其志使之志意舒展言語得盡○士君子處世無輕人之心亦無上人之心有輕人之心者類於薄有上人之心者類於狂蓋富貴聲名是各人一時之遭際而故詆毀厭薄者有輕人之心者也德業文章是自己分內之常事而故倨傲者有上人之心者也二者横於心胸便全是客氣用事而亦無一日之樂矣此所謂藐大人者豈是要輕人亦豈是要上人特不覩其巍巍然耳不然是教人狂肆堂高二句是宮室衣服飲食前二句是食色之慾下般樂三句是娛遊之慾巍巍在大人者我皆不爲而在我者皆古聖人之制彼以富貴以爵我以德彼以名利我以文章吾何慊於彼也而亦何畏乎彼也惟不畏彼故不視彼而說之之時自然

志意舒展言語得盡矣○志不可不立不立志便俗了人明道于嘗見呂公云宰相呂微仲雖做只是這漢俗爲他有俗態也王介甫做宰相只喫魚羹飯因薦兩人不行便云世間何處無魚羹飯爲他俗累輕便去住自在也士大夫要如此立得志起把俗累一切掃除未遇時便自激昂不到墜墮地位遇了時便有節制不到奢縱地位不奢縱的定不專利剥君害民等事皆所不爲矣天下亦蒙其福哉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章

養心莫善於寡欲下四句正見之蓋心之存與不存惟係欲之寡與不寡可見養心莫善於寡欲○欲各有所起參間僕上之欲起於男女也峻宇雕牆之欲起於宮室也錦繡羅綺

之欲起於衣服也酒池肉林之欲起於飲食也珍禽花木之欲起於苑囿也急管繁絃之欲起於琴瑟也積金貯銀之欲起於錢貨也寡欲者須從起處理會男女者爲宗祀而已留卻一枝河畔柳明朝猶有遠行人多此欲者何爲耶宮室者爲安居而已四十年來車馬地古槐深巷暮蟬愁多此欲者何爲耶衣服者爲蔽體而已衰年老心閒無外慕麻衣草坐亦容身多此欲者何爲耶飲食者爲養生而已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多此欲者何爲耶苑囿者爲節遊而已行人本是農桑客記得春深學種田多此欲者何爲耶琴瑟者爲和情而以爲國爲民其寂寞卻教桃李聽笙歌多此欲者何爲耶錢貨者爲子孫而已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

能守積善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何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爲子孫長久之計耶思及於此亦可以寡欲矣○此處只爲多欲者說故云寡欲若要其極須是無欲而後爲聖學也寡字亦說不得濂溪子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哉

曾皙嗜羊棗章

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丑意膾炙既美於羊棗則羊棗固曾皙之所嗜而膾炙亦其所嗜者曾子既不食羊棗何爲又食膾炙也○諱名不諱姓汎說不專指父的姓名姓所同者稱之而不嫌名所獨者稱之而有礙以此諱名不諱姓

膾炙所同者食之而不覺羊棗所獨者食之而不忍以此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歙軒子舜紀先人舊遊云重來不似當時與綠草紅花總是愁又得先人手書云分明筆迹如平日一字傷心一淚珠是亦不忍食羊棗意也彼以舊業為流沙而忍於棄賣以手書為故紙而忍於糊裹者豈獨無人子之心耶此之謂敗子死者有知亦不為瞑目矣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一節

自孔子在陳至是又其次見聖人所以取狂獧之意自過我門而不入我室至斯無邪慝。聖人所以惡鄉原之意取狂獧者以其雖未至於中道而猶可進於中道也惡鄉原者以其雖有似乎中道而實則害乎中道也

進取不忘其初正說狂簡之為人進取是志大不忘其初是畧於事初之所為必有不是處不能改是不忘也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五節

何如斯可謂狂是問狂之人○曾晳牧皮人皆知之琴張者與子桑戶孟之反友三人相謂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排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子桑戶死二人相和而歌子貢以告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

何以謂之狂是問狂之實○其志嘐嘐然者志之高曰古之人古之人者言之高夷字從高字生來未須貴以高者只平平就其行考之亦不能掩其言也

狂者又不可得一節

前併說孔子思狂獧此因解思獧之故是又其次對故思其次看中道是上者狂次於中道獧則又次於中道矣

孔子曰過我門二節

鄉原是恐狂獧之齟齬於世而自立一等行狀者故譏狂之言如此譏獧之言又如此譏狂則必不為狂譏獧則必不為獧故闇闇然閉藏退縮不敢出一些人之言不敢行一矯俗之事只專為媚悅以取容於世是以謂之鄉原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二節

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是鄉原的本色自以為是鄉原所以不可入堯舜之道者全在此若不自是而有悔悟之機則亦可與入道矣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一節

惡似而非是總語以下皆似而非者惡莠惡佞惡利口惡鄭聲惡紫亦輕歸重在惡鄉原鄉原之亂德不惟自已不可入堯舜之道且將率天下之人而皆為堯舜之賊矣孔子之深惡痛絕也有以夫

君子反經而已矣一節

君子反經經即堯舜孔子所傳之中道此道原在人心只為異端邪說近似亂真人心為其所迷反經者只於人心上發明之復此真是的常道常道既復是非曉然明白人人便知所適從而日歸於中正皆日入於真醇邪慝若鄉原之類皆無所容於世自然絕無了故轉移世道者只在開明人心更無別法也○此章先為狂獧而論後却獨詳於鄉原者蓋以鄉原不狂不獧其實遠不及狂獧狂獧尚可以入聖人鄉原却

終不可入堯舜之道也反經以爲絶鄉原之策正所謂上策莫如自治矣○陽明子曰狂者嘐嘐聖人而行不掩世所謂敗闕也而聖門以列中行之次鄉原忠信廉潔刺之無可刺世所謂完全也而聖門以爲德之賊某願爲狂以進取不願爲愿以媚世也又曰某在南都以前尚有些子鄉原的意思在如今信得這良知眞是眞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纔做得箇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說我行不掩言也罷噫先生何止狂也其狂而作聖者乎○今之學者宗陽明之學便嫉晦庵宗晦庵之學便又嫉陽明皆非深知二先生者愚毋謂二先生一是從山采玉一是入海探珠各有所得俱足爲寶可相羨而不可相嫉也彼相嫉者譏晦庵是俗學譏陽

明是禪學是皆二先生之罪人也天下有如此禪如此俗哉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章

此章是孟子自任道統之意五百有餘歲大約世數如此或有不齊處亦不必泥也見知聞知不平看重在見知上蓋天下事必有作之者而後有述之者必有倡之者而後有和之者惟有見之者歷歷傳之於後是以有聞知者繩繩嗣乎其前矣○見知聞知不必取徵於書傳書傳所紀者有限聖賢所知者無窮吾道之全體大用都在聖賢所知之中也可以紀載之緒論而盡之乎○禹皋是名世之古伊呂是湯文之師不待見而後知者至於湯文孔子之聖亦不待聞而後知者此處所云蓋以同時論之則臣當以君爲主以異世論之

則後當以前爲師云耳○問孔子集群聖之大成者乃獨以爲聞知於文王如何曰夫道一而已矣堯舜禹湯之道即是文王之道也武王周公之道亦即是文王之道也舉一文王則群聖人皆可知矣○然而二句是設爲之詞然而上要補已有見知意蓋予於孔子去其世若此之未遠近其居若此之又甚圓幸得而見知也自今以後亦必有人聞知者設使于今無見知則後世豈復有聞知者耶○晦菴子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已字不活落似已無了見知祇候不見自任的意思○問顏曾思三子正是見知孔子者孟子却舍之而自以爲見知何也曰此與不動心章舍顏閔諸公而願學孔子之旨一樣自任之重故如此○見知者見以心也不是

見之以目聞知者聞以心也亦不是聞之以耳此之爲眞見此之爲眞聞而知之眞者此也若謂以目而見則孟子何所見於孔子以耳而聞則湯何所聞於堯舜文王何所聞於湯而孔子亦何所聞於文王乎陽明子曰千聖本無心外訣六經須拂鏡中塵又曰而今指與眞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聖賢所以見知聞知者皆此知之謂而已矣

講學是

聖世好風俗士大夫好行業乎此講講學乎哉蓋爲諸子講非爲世人講也爲世人講者講以名爲諸子講者講以實乎講學乎哉昔之講者不象山則晦庵今之講者不晦庵則陽明然視陽明晦庵竟何如也乎講學乎哉昔人有云伊川講明

後又出幾箇聖人濂溪未曾講明何曾誤了舂陵夫子今之
講者曰我晦庵我陽明也而不知自家一箇心性千病萬痛
醫治不暇又何暇為人講學哉而等只須把良知還陽明問
學還晦庵德性還象山又把仁義還孟子中庸還子思大學
還曾子又把一貫也還孔子敬止也還文王精一執中也還
堯舜直將自家胸中粘帶一切掃除眼前紛紜一切平妥本
來心性一切恢復便是一生的好行業一家的好風俗
聖世的好士大夫矣世上講學人以萬萬計又何消為他講哉
為世人講者講以名為諸子講者講以實乎為諸子講非為
世人講也乎講學乎哉

禮部司務 九江 蔡復賞 閱